

基督徒的生与死（一）

死亡得意过早

普杰西牧师 2015 年 1 月 18 日

翻译：王兆丰 校对：甘晓春

healingwings.net

以前我们讨论过死亡的特征，大家是否还记得？死亡不是自然的。还有呢？死亡是罪的后果。最后一点是？死亡是仇敌，是审判与咒诅。今天早上我想来继续这个讨论。死亡这个题目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错误概念。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祝福。我们在圣经里常常读到祝福，在与基督徒交谈时也常常听到祝福。但是你了解一下圣经里关于祝福的概念，就是平安，两者都是生命的完全，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美好的生活。圣经一开始，神给人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万有。这命令里包含了很多东西，也包含了很多祝福。神祝福了亚当夏娃，他们会有孩子，家庭，社区等等。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包括乐园以及其它地方的丰盛，他们将拥有疆土，掌管各地等等。这些事情都包含在丰盛的生命这个概念里。

当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一片土地的时候，他要让他们过上好生活，那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仇敌将被从各个方面击溃。他们将拥有和平，儿女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就是祝福。因此，我们在圣约里看到祝福与咒诅时，祝福常常是家庭有很多孩

子，身体健康，风调雨顺，丰富的食物等等。咒诅则与祝福相反，最大的咒诅是死亡。贫穷是走向死亡的一步，因为你缺乏使生活丰盛的东西。不能生育也是咒诅之一，还有家庭反目、邻居不和，最终被从神面前赶出，被掳流放。这是除了死亡之外最大的咒诅，因为你没有了神，没有了土地，没有了财产，成为别人的奴隶，你不能照管家庭，不能选择社区，最后当然是死亡。

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将会讨论人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信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启示和教会历史中看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向来就是如此，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到什么。

为什么圣经智慧书的箴言、传道书的作者会说死亡是件好事？为什么思考死亡对我们有益处？如果你想好好过日子，那么就应该考虑你将会死这个问题。你去参加葬礼，你到哀悼之家去，你就知道生命的终结，然后思考如何过你的日子，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终点。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深刻反思，就会对你的生活带来极大改变。既然我们不能一直活下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对死亡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基督徒死亡的艺术》，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经过了启蒙运动，科学发展，医学进步，其中很多是祝福，我们以后还会讨论。然而我们改变了哲学，认为人能够做一切，只要努力不懈，我们可以解决任何难题。即使医学有巨大进步，自从创世以来有件事情仍然没有变，

那就是人人都要死。但是我们对现代医学寄予如此大的希望，总认为医学能够发现问题，找到答案。大部分时间我们已经不谈死亡，如果有人病了，我们只谈如何找到医治方案，甚至到了病人临危，还在讨论如何继续努力，解决问题。我们常常采取拒绝的态度。我的阿姨癌症 4 期，我们想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可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回答，都说我们还是来谈治疗方案吧，是继续化疗，放疗，还是手术等等。因此我们的文化允许你得病，但不允许你死亡。我们生病，谈论的都是医治方法，连死亡都是医学事故。可是从前不是这样，病人濒死、死亡是教会所应对的。我不想说得过于简单，但死亡是简单的，公开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说简单，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法。在过去，你病重了，到哪里去？哪里也不去，呆在自己家里，家人陪在身边，躺在自己家里，直到去世。那时，虽然死亡还是悲剧，但就如历史学家所说的‘tamed death 即：平静死亡’，濒死之人和家人都安静地接受死亡。周围都是家人，也有家里的仪式，从而给与死亡一个意义。所谓的仪式可以包括家人之间的矛盾得以修复，对孩子、亲人说祝福的话，处理遗产，为自己得罪神、得罪人而认罪，请求饶恕。这件事情今天被忽略了，因为病人在药物的作用下，要么失去罪恶感，要么身边没有人可以作这样的交谈。历史上，濒死的人周围都是家人和朋友，他会饶恕伤害过自己的人，也请求家人饶恕自己的罪，嘱咐孩子，把全家交在神的手里，向神祷告。这不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吗？亲人和朋友们围着你，你成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说，死亡是一件公开的事情。不仅是当事人被亲人好友围绕，同时会影响这些亲人好友，不仅是这个人将被夺走，也会让他们思考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将来我的结果。同时，这些参与者也有可能得到平安，因为神是美善，这样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失去亲人的家人也因着神的美善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因为神会与你同在，领你走过这个过程。

想一想我们今天对死亡的看法，我来问大家一下，你可以在心里回答一下：你打算如何死？当然我们很少谈到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走？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什么？我想一觉睡过去，对吗？还有呢？快点、容易点，没有痛苦的死。当然，没人想在临死前遭受痛苦煎熬。然而这些想法不考虑预备的事情，不让亲人事先知道你要走了。事先预备可以有机会祝福别人，蒙受别人祝福，与人和好。你读中世纪的教会，突如其来的死亡从来不是件好事，常常被视为是咒诅，因为你没有机会修复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没有机会把你的遗言、嘱咐等等告诉家人，你被抢夺了这样的机会。这不是你所希望的，你希望的应该是有机会预备好那一天的到来。而今天我们却以为快点结束就好，只要我们的人寿保险能够帮助家人就行。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早期时候，人们没有把死亡视为是在仁慈的上帝手中，他们认为死亡是在谁的手中？他们把上帝排除出去，死亡是在大自然手里。大自然仁慈吗？不，一点儿也不仁慈，在他们的这个世界观里，自然是残酷的，是人无法控制的，因此在现代早期，死亡不可能平静，因为残酷的自

然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人们仍然把死亡视为是在自然手里，但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寻找通过实验来掌控自然，自然不是邪恶不是咒诅，而是美丽的。死亡只是离开而已。你可以这样想，直到你自己躺在濒死病床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不是和谐而是丑恶。到了真正的现代主义，死亡在神手里这个概念被完全踢除，从前我们死在家里，现在死在医院里。原来临死前，家人朋友聚在一起，谈论神的旨意，现在变成了，靠现代医学进步，奇迹药物来解决问题。当然我并不否认神在医学上的恩典，但即使是最好的药物，最后人还是会死。事实上，现代人的死亡成为一个延长的、拖延的过程，接上各种管子、氧气，使病人不马上死亡，虽然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状态已经不像是个人，常常由机器维系呼吸、心跳。这大概就是我们许多人想要快点走的原因。这倒不一定是在拒绝神，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现象，我不想穿 5 年的尿片。本来成为生命的，现在成了拖延残喘，只要心脏还在跳动，脑电波还在显示，也被称为生命，尽管当事人根本不能靠他们自己活着。想一下吧，这个过渡是多么巨大，从家里到医院。我们为什么到医院去？是到那里去死吗？你到医院去是你生病了，为的是得到医治，恢复健康。因此，你的整个住院时期，医生、护士不会告诉你，你会在这里一直等到死，而是下一个可能的医疗方案，如何存活下去，而不是事实上你是会死的。因此，我们从避免死亡到不谈死亡，从宗教仪式转到了医学仪式。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医护人员，我自己对从事医疗职业的人非常

尊敬，但是许多时候，出发点很好的护士甚至在牧师探访病人的时候，毫无礼貌地闯进病房，说，我可不在乎你们在这里说什么，我要来做我的事情，等我走之后，你们愿意怎么谈就怎么谈。在这种情况下，探访的人很难和病人交谈，也使家属很为难。本来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被接在病人身上各种各样的管子、仪器所取代，使得本来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医疗处理，病人被专业医护人员围着，于是大家不再谈论死亡，你在医院是不想提起死的。医生不愿意说，因为说了就好像放弃希望。我们不能谈论死亡，更不能哀哭，至少不能在公开场合，现在这成为不可接受的。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对死亡津津乐道，电子游戏，电视、电影等等。我们不在乎视觉上的表达和刺激，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亲人死去感到悲哀，你只能到角落里自己哀哭。医学上的死亡使得死亡不再具有个性化。然而，归根结底死亡还是在一直发生。

我们应当把死亡视为咒诅，并且要明白什么是咒诅。死亡作为一个咒诅，它威胁的是什么？死亡使我们与什么隔离？死亡使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分割开来，使身体与灵魂分割开来，死亡是不自然的。看着躺在棺材里的爷爷，你说，爷爷已经不在了。但这只说对了一半，爷爷还是在那里，因为他在神面前的那部分还在，直到复活他才能成为完全。和自己的身体分割开是不正常的。除了使我们与身体分割，还与什么分割？与我们所爱的亲人和朋友分割，也把我们和他们分割。但死亡不能使我们与神隔开。有意思的是，得病是死亡的先行者。如果说从祝福到咒诅，生病是在

靠近咒诅的灰色区域，使你往死亡方向移动，疾病开始使我们与身体分割，开始与亲人分开，最后使我们因着恐惧与神隔开。医疗和药物对人很有帮助，但奇怪的是，医疗和药物却在使我们与自己的身体疏远、隔开，有时候也使我们与亲人、朋友疏远，尽管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你照顾重症病人、晚期病人就会有体会，因为使用大量药物，他们人还在那里，但却又不在那里，你无法和他们交谈、沟通。疾病也会使我们与神隔开，很难正常和神交通，承认自己的罪等等。我们为什么使用这些药物？目的是为了感到舒适一些，能够存活下来。但这和正常的生活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理解，生存不是生活。药物的目的是好的，帮助延长人的寿命，但有时候会像疾病一样，起到咒诅的作用。疾病的残酷从伤害我们的身体开始，身体是我们真实的一部分，具有神的形象，我们被造具有身体和灵魂，假如你经历过儿童死亡、你看着孩子的身体，用手抱着，尽管悲痛不已，但也会给悲哀的人带来些许安慰，原因是，这就是那个孩子的身体。疾病使我们与身体分割，你里面有争战，本来是你的一部分，是和谐的，现在与你反对。从这一点说，药物的确是个祝福，药物与疾病战斗，把恢复的身体还给我们。但是，假如我们只关心药物，那我们就没有希望，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总是失败。因此，药物不能成为全部答案。如果你病了，只谈药物，那么结果一定会很糟糕，病人的身体只集中在药物上面是不健康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仅仅是生物上的存活事实上是死亡得胜。假如说，死亡使我们与身

体分割，有时候，治疗起到的作用也是如此。

第二件事情是，死亡把我们与团体隔离，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为团体的一员，父神，圣子，圣灵就是一个团体。当神造人的时候，明明地说，一个人独住不好，当时在乐园里，人有神的同在，但神仍然说人单独不好。神造男造女，我们被造一开始就是具有团体性的，因此一个人与团体分隔，是咒诅的一部分，而被爱包围则是祝福。我们作为人的一个重要性在于周围还有其他人，我们可以享受与他们交流。当我们死的时候，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很多人配偶死的时候说，我的一部分那天死了。这不是象征性的话，这是真实的。无论你是丈夫、妻子或者孩子，随着亲爱的人死亡，你的那部分就失去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咒诅就进入你的存在里。医学上长期拖延也起到同样的作用，本来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被陌生的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下，使我们与亲人之间的和好，与神之间的交通变得很困难。医学死亡已经把我们和社区隔断，你已经无法再做你喜欢的事情，球赛、音乐会，也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公共生活是为那些健康的、美貌的人，病人只好退出。假如我们周围都是病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论疾病，不得不面对痛苦与惧怕，因为我们不想死，也就不喜欢这样的话题。唯一允许谈论的是医疗方案，而不是他们惧怕的死亡。

最后一点，死亡使我们与神隔开，疾病也是这样。我们人都

具有宗教性。死亡威胁我们，告诉我们将神离得很远，他不在乎，不能拯救。单靠药物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除非神对濒死之人说话，关心这人。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希望，建议这个治疗方案，那个治疗方案，但这种希望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人早晚会死。如果你不允许神进入讨论，病人已经感到自己被隔离，只会更加被隔离。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总是胜过医学和药物。但事实是，神在这里，神没有沉默。他有话论到死亡，基督教关于死亡的观点不是否认死亡，耶稣道成肉身，他经历了人生的痛苦，更经历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死亡。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谈论死亡的痛苦，因为死后还有希望，死人能复活，所以我们不必充满恐惧地死。那些哀悼的人、那些被隔断的人也可以得到安慰。

让我们一起祷告。